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小小小说超市

## 老村长

□李敏(山东淄博)

老村长有多老呢,这么说吧,他年轻那会儿喜欢吼“想当初,老子的队伍才开张……”如今,年轻人嘴里哼唱的他一句也听不懂。他常常摇摇头慨叹:这世道,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。

三十年前,他复员后在大家的推荐下当了村长,从身强力壮一直干到弯腰驼背。年轻那会儿他满腔豪情,发誓要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,无奈村庄地处一片盐碱滩,村民靠土里刨食过活,比起周边村子,发展总是慢半拍儿。

那些年,老村长觉得最风光的是年末去镇上领救济款,当时别的村也去领,回村发钱时,这个叫他叔,那个叫他爷,话语间透着感激,他心里甭提多受用了。可近几年不是那回事了,有好几个村因脱贫主动取消了救济,老村长落单了。

落单的老村长脊背越来越弯,神情越来越落寞。当然,他死都不会承认——他老了,跟不上时代的步伐,更适应不了年轻人的思想,比如村里以愣小子张宇为首的那帮年轻人。

张宇是村里飞出去又飞回来的大学生,老村长不明白他为啥放着城里好好的工作不干,非要回村和几个同龄人搞什么特色种植——种枸杞,还说枸杞最适

合在盐碱地上生长,能带来经济效益。

“胡闹!土里不种庄稼算什么?!粮食才是老百姓的命根子……”面对青筋暴出,唾沫横飞的老村长,张宇毫不示弱:“给我三年时间,干不出名堂,我就不姓张!”一句话把老村长噎个半死。

在老村长的冷眼旁观中,张宇一帮人在田间辛勤劳作,枸杞的枝叶一天天生长,碧绿葳蕤。好景不长,几乎一夜之间,原本翠生生的叶子被虫咬蔫了。倒是老村长先急了,黑着脸,一巴掌甩在张宇脸上:“叫你瞎折腾,人家把家底都交给你了,你这是要庄稼人的命啊!”

张宇捂着发红的脸颊,咬着唇一声不吭。接下来的几天,他起早贪黑,看书查资料,打药捉虫,鞋子磨破了,人变黑瘦了,枸杞重新焕发了生机,红彤彤的果实很快挂满了枝头。那大片大片的红,惊呆了村里人,唯有老村长不屑:“好看顶啥用,能换来钱才行!”

一语成谶,枸杞丰收了,销售却遇到了瓶颈,张宇他们几个早出晚归,东跑西颠,却只卖出很少一部分。老村长不动声色地幸灾乐祸。看着张宇嘴角成串的水疱,老村长又动了恻隐之心:“小子,你认个错,我就去镇上帮你找门路。”张宇避开老村长的目光,倔强地别过头。

接下来的事让老村长有点儿失落,这几个年轻人不久就在网络上找到了销售途径,因价低质优,枸杞很快被抢购一空,他们还收获了不少来年的订单。

一沓沓红色的票

子闪瞎了众人的眼,吸引更多村民加入了枸杞种植的行列,这帮年轻人热情地给村民提供指导。田间地头,一幅幅和谐的画面深深刺痛了老村长的心。

老村长不甘地踱步过去,看到的却是村民敷衍的笑容,还有张宇意味深长的眼神。想到即将到来的新一届村委选举,老村长仓皇逃离。刚踉跄走了几步,老村长就慢慢躬下身子,剧烈咳嗽起来,惊飞了几只在田里觅食的野鸟。在火红的夕阳下,他成了一幅苍凉的剪影……

后来呢?后来选举如期举行。再后来呢?再后来,老村长不乐意别人再喊他老村长,你叫他老张头或张老头都成。对了,忘了告诉你,老村长姓张,张宇是他儿子。如今,张宇进了村委班子,带领村民奔驰在康庄大道上。你要问老村长,不,老张头,是怎么跨过他人人生中最要命的那道坎的,老张头准会嘿嘿一笑,朝你递上保温杯:“上等枸杞,您尝尝?”



## 老吴和小吴

□冷清秋(河南洛阳)

傍晚,小吴来了,来看老吴。小吴是老吴的儿子,老吴是小吴的爹。

这对父子每次见面,为芝麻大小的事就能吵半天。譬如老吴要抽烟,小吴不让,两个人夺过来夺过去,老吴后来脸红脖子粗地叫:滚,滚你老子的蛋!老子抽个烟轮得着你来教训?小吴起身朝病房外走,临门口撂了句:就是你下的蛋呗!

隔天爷儿俩又吵,是为排骨汤里放不放辣椒的事。小吴说,肺都成啥了?不吃能咋?

那次的事是怎么解决的,不记得了,毕竟是几个月前的事了。

现在老吴可没有力气吵了,经过一个疗程又一个疗程的治疗,老吴的精气神就像是被那些奇奇怪怪的机器抽走了。他躺在床上一声不吭,一动不动。小吴去找医生,医生只是拍拍小吴的肩。小吴就发呆,长久地发呆。

后来,小吴拎来了鸡汤、辣椒,还有一瓶酒。

小吴默默地酒放在桌子上时,老吴闭着眼,等小吴拧开酒瓶盖,老吴就像得到了某种指令,眼瞪得溜圆。接着,老吴一骨碌爬起来,塑料杯一碰到嘴唇,酒就咽下去了。酒咽下去了,老吴咧嘴想笑,却被剧烈的咳嗽抢了先,咳咳咳咳咳咳……

经过抢救,老吴不咳嗽了,小吴却默不作声地哭了。

酒香一缕一缕飘过来,抵挡着窗外即将入侵的黑。



## 改外号

□俞德起(河南洛阳)

刘全玉是村里的“舒坦户”,住的是四合院,还有点儿文化,却不招人待见。

单干时,家里的农具,除了村干部他谁也不借,借钱就更别说了。

村里谁家红白事,乡亲们都会去帮忙,他却从不露脸,去他家借桌子板凳,准敲不开门。他会讲“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”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”,人们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大家都说他劝善不行善,“假善人”的外号就传开了。

因为口碑差,他常被人嚼舌根。有人说,他从集体地里跑到自留地里拉大便,太自私了!还有人说,他个子不高,八字步,八字胡,咋能找个温柔、高挑的姑娘当媳妇?

后来人们发现,他隔三岔五推个独轮车出村,车上坐着他七十岁的老娘,车把上吊个灰瓦罐,一晃一晃的。这是上哪个亲

戚家蹭饭?时值经济困难时期,大家都在饿肚子。好事者二旺跟踪了他。一日,二旺在他家墙外的树上捋槐花,见他媳妇在家烙油馍,可吃饭时他只端了一碗清水煮红薯。二旺觉得“假善人”行为太诡秘。

一日,二旺又见他推着他老娘出了村,没上他姐家,没上他妹家,倒是朝城里去了。在城里,二旺看见他搀扶着老娘进了一家饭店……二旺一愣,细琢磨,才明白“假善人”出行的目的和灰瓦罐的作用。

这件事在村里不胫而走。二旺的堂叔读过私塾,说话有分量。他说:“古人爱讲忠孝二字。岳飞大战牛头山讲的是忠,王祥卧冰感动天说的是孝。这种时候,能推车带老娘进城买吃的,看景致,是大孝啊!再叫他‘假善人’不妥……”众人听了觉得有理,都说那就把“假善人”改成“善半截”吧……

如今刘全玉虽已作古,但“善半截”的故事仍在乡间流传。

图绘  
雅琦